

問切
望聞
四診
抉微

上海會文堂新記
書局印行



曰夫子此書謂之四診抉微題矣其藏之名山高若懸之國門急登梨棗出以公世以慰學人之望可乎先生曰可刊甫成不揣固陋謹識數言以附篇末

門人吳冠百拜謹跋

書後

左人迎右氣口王叔和以來積非勝是貽誤數千百年矣誰復知人迎為胃脈在膺上喉兩旁林慎菴引靈素而訂正之尊聖經教後學洵發羣蒙古法診脈千古益身本秦越人以五臟六腑之所終始取重氣口理足法精張長沙是古法秦法並用後人宗越人原無不是而稱左寸為人迎則萬口一辭盡讀林慎菴書翻然改悔乎林氏論小腸屬左寸大腸屬右寸表裏同化無二無疑滑伯仁地下有知從何置喙唐容川論脈法以三焦屬腎系取證於牛痘之消燂清冷淵二穴誠為碼解至謂右腎主三焦前人不知但看明易思蘭案一再聲明他家亦有言及林氏亦露端倪是容川失考自於周夢覺三指禪脈法專重緩脈是也林氏論緩脈分三項義較周勝管窺附餘論浮沈遲數滑濇六脈為後學瞻聽明增見識述其數十年用功經驗著為此書學有根柢語可信從業醫者欲精四診不讀他書讀此書未嘗不可顧亭林謂今人學問是收銅於市而非採銅於山我則曰市上之銅本山中之銅

民國十年夏曆辛酉季夏

日沈悲菴識



錯認為虛脈。妄投溫補之劑。未有不覆人於反掌者。其所以錯認之故。蓋亦有因。以縱緩之脈。類於緩。然亦不難辨也。虛大之脈。浮候按之浮大而空。重按之則微細欲絕。縱緩之脈。浮中沉三候。按之皆安。大表裏如一。不若虛脈之沉候微細欲絕也。再詳拙輯溫病萃言或問熱則脈當數何反縱緩脈殊不知數在血分則脈數以陽旺陰虛陽主捷故數熱在氣分則熱能傷氣故脈反緩但緩必兼長大耳。大而知容以柔。即此可以想見其縱緩之形矣。凡診得至數調勻而去來舒徐。有此從容和緩之象。此之謂平。是即胃氣也。諸脈之宜兼見者也。若來去舒徐而至數遲慢不前。是固遲緩主於虛寒。宜溫補者。若脈形長大而要來去寬縱不前。即張太素所謂如絲在經。不卷其軸之謂。是曰縱緩。病主於熱。治宜清降者也。同一緩脈。而有曰和曰邊曰縱三者之分。而其主病有虛實寒熱之不同。三者之義。然再參合於證。自無道情矣。

冠少從果廬沈先生受經。未嘗有志於醫。至良醫與良相並濟。竊欣焉。慕之。先生曰。醫者聖人事也。燭微窺隱。出入生歎。惟艱哉。吾鄉以醫名家者。莫有能精其業。神其用。惟予友林子慎菴。林子始治舉業。學通岐黃。後所試輒效。四方就請者。履堂滿戶外。遂無意名場。心存利濟。上自軒農。下及近古。廣搜博採。不遺餘義。其後名愈盛。志愈崇。業愈精。心愈歎。每當漏聲幾滴。取架上書。篝燈從觀。時或達旦。必如是以為醫。始可稱神。始為聖手。冠聞先生言。心竊嚮往久矣。後因沈先生介紹。獲從先生遊也。面命耳提。於四診中。望聞問。三致意焉。幾疑先生教以淺近法門。乃久之。倍致叮嚀。謀持此術。以往亦百不失一。因恍然於四証並重。而望聞問尤為切脈之符節。此夫子所以教及門。與古人冠望聞問。於切先者。俱有深意。顧世之業醫者。未之思耳。及先生出。是編相示。其中搜彙百家。參以獨見於四診。義蘊無不深入顯出。深入則通乎微矣。顯出則挾之若揭矣。真醫義之扶微也。同門張子紹遠避席請。

真元漸絕之象則去生已遠恐驟脫難救又安得不怕乎若妊娠百日而脈代以心包絡輸血養胎經脈失陰若別無他候但當調其氣則胎自固又何必再養胎乎按以上種種圖救不可執定王氏之意修柱而鼓瑟竟委棄而勿顧也學者審之予曰數十年來診視亦夥矣每遇如上等症治之恰宜得生者亦復不少因是知代脈為有生有死之脈非全是死絕之脈也

代脈有二須知

蓋代脈有二者一謂有有生有死之別一謂有有止無止之分也生死之別有死之分前論之詳矣獨無止之代不再申明其義也經云黃脈代蓋主脾脈而應於四時遇春得胃氣而兼見微弦夏得胃氣而見微洪遇秋得胃氣而兼微毛遇冬得胃氣而兼見微石此乃四時更代之代而得只初者非死脈之代此無歇止之代其義又不可不知也

天稟似代脈

有一種人賦形時經遂中有所阻而窄得流行塞溢時或歇止類乎代脈自少至老不變易此稟賦之常脈勿作代看先哲曾有言及者予亦曾驗數人其人皆至耆耄而終學者當謹識之慎無妄論而誤施藥劑也

緩脈

慎菴按脈訣云三部俱緩脾家熱口臭胃翻長嘔逆齒腫齙宣注氣纏寒熱時少心力李時珍謂其出自杜撰與緩無關然余間嘗稽之於古在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云緩者多熱仲景曰緩者陽氣長又曰緩則胃氣有餘海藏云緩大而長為熱張景岳曰緩者從緩之狀非後世遲緩之謂故凡縱緩之脈多中熱而氣化從乎脾胃也由是而知脈訣以緩脈主熱之說是有本之言非杜撰也若論其全書固多舛錯往哲已正其失矣予自閱歷以來他症無論獨於溫熱症邪熱轉入陽明診多縱緩之脈人多



代脈生死之辨

靈樞根結篇云。五十動而不一代者。五臟皆受氣。四十動一代者。一臟無氣。十動而一代者。二臟無氣。二十動一代者。三臟無氣。十動一代者。四臟無氣。不滿十動一代者。五臟無氣。予之短期。按經文受氣者。謂五臟受氣者。足而無斷續也。無氣者。謂臟氣虧損。無氣以應止息。經云。代則養氣。非謂敗絕也。予之短期。此句專指不滿十動之句而言。並非聯屬上四句而言也。况經文但言動止之數。以診五臟無氣之候。未嘗鑿言死期。而王氏脈經。劈空添出死期。數曰。脈來四十。投而一止。一臟無氣。却後四歲。春草生而死。三十投而一止。二臟無氣。却後三歲。麥熟而死。等云。凡事揆之於理。而難通者。必無之事也。若謂一臟無氣。可延至三四歲之久。豈無治而得生者。吾不信也。即以母子相生之義推之。假如腎臟無氣。則必上竊母氣以自養。肺金為腎水之母。日受吸取。則肺氣亦因之而虧。損不能下生於腎矣。是腎在上。必先自絕。其母氣而水愈涸。金燥水涸。在下不能資生於肝木。木亦枯燥而無氣矣。三臟相因無氣。由於一歲之虧。餘臟準此而推。莫不皆然。三臟同歸於無氣。又安能延三四歲之久乎。至十投一止者。四臟無氣。若是死期。已促。不過待日而已。又何能計月以決死期哉。五動一止。五日死之句。必審其病之新久。在外有惡絕之候。方可決其短期。若無敗壞之證。而見之暴。只是病脈。亦未可遽斷。以為死期也。若少年新病。而氣血暴損。以致神用不續。而見代脈者。治之得宜。氣血復而代脈運。亦有得生者。如心腹諸痛。併痛風痺瘡。俱因痛傷。營衛結滯不通。而脈代者。痛止則脈續。故一切痛脈。見代。皆非真代。不可準也。如霍亂大瀉吐後。脈亦有結滯。止代不勻者。因津液脫竭。氣血交亂。流行隧道。滯澁難前。故脈代結而止歇也。舉要云。霍亂之候。脈代勿訝。厥逆微蹇。則可怕。以霍亂乃卒暴吐不穀。神頓委。暫不接續。裏和脈自調勻。非斷絕者比。今勿驚訝。若手足厥逆。是陽衰陰盛。

矣。審之外候。証有別。然方為準的。若外邪相干於表。飲食停滯於中。比皆足以致脈濇者。一由過鬱其管
 衛出入之機。一由阻礙其胃中升降之道。使然。十二經脈皆稟氣於胃。今因飲食不化。阻其升降。遂氣
 清濁混淆於中。故使膈滿時噯酸臭。發熱臙脹。噤食舌胎燥。胃因不能游溢精氣而上脈。逆脈比其
 其稟受。使中外上下之氣機多違其運用。故脈窄礙而呈濇也。長沙二條。一因醫者妄汗。妄下。津液虧
 損而成虛濇。一因發汗不透。擾動經氣。玄府復閉。氣鬱而呈實濇也。當再汗以通其經。氣則病自霍然。
 凡一切內外氣血寒熱虛實。致病而脈見濇者。非血滯於氣。即氣滯於血。而使然也。



前畜血病始則滑久則變澇矣一義也至於滑脈所主之痰此指隨氣流動而不稍伏者言有念痰火
痰聖靱膠固結伏於經絡之間礙其流行之道路運行濡滯則脈又澇而不滑也

澇主氣滯須知

慎菴按澇脈有內外氣血之分別寒熱虛實之主治今人第知浮澇有力為
氣滯沉澇無力為血虛然稽之于古未足以盡其義也予特揭出吾語同志

仲景曰病人脈微而澇者此為醫所病也夫發其汗又數大下之其人亡血此虛也又曰何以知汗出不

徹以脈澇故也此實也正義云為氣不充盈為血少精枯是澇主氣血之虛証也又云為痰血積滯在痰

尺中亦微而澇知有宿食是主內傷不足中之有餘也左尺澇男子為足軟腰痠女人為經枯血秘孕婦為胎漏

不安右尺澇為津液衰大便秘結為元陽虛是澇主內傷不足陰陽精血之衰也正義云為小腹寒心腹中有寒是澇

內寒也又曰淡渴燥渴煩熱無汗燥熱又主

慎菴按人身所持以生者惟此氣血耳若氣血相準則經隧流通而無一息之停是無病之人也一有

偏勝則從偏勝處而為病矣故二者有相須相成之用使血無氣不能流行經脈而使條達氣無血失

其統運之機而即遲滯不前蓋血以氣為運行氣以血為依歸也豈非相須為用乎經云氣主煦之血

主濡之煦者溫養也濡者潤養也經血日得陽和以溫養則陰血充溢而流行易是氣有生血之功陽

主施化故也經氣日得血以濡潤則陽氣健運而隧道滑是血有滋長之能陰主長養故云豈非相成

為用乎故血虛則氣失依歸運行之機濡滯而不流利氣虛則健運之力微弱血天官道之機亦阻結而

難前故不拘血虛血痰氣虛氣鬱脈俱呈澇者皆因氣機之阻經脈失其暢達流行艱澇故也病若在

氣虛脈必浮澇而無力實則浮澇而有力也病在血虛脈必沉澇而細弱實則沉澇而有力也脈則然



虛力則氣勢已寬緩何從效象於急疾流以呈其滑耶若證屬虛寒脈必沉滯無力安得滑脈二言深中於理往哲滑脈多主血實氣強之候良有以也或曰痰為津液凝聚食不腐化停積二物本具滑澤之性而氣應于經故脈滑理也今經脈充盈流行易而滑利如水之汜濫衝決滓穢盡滌經脈滿溢急疾血又從何處畜積而成於痰耶血積則氣滯空濇脈又安能得滑耶曰此問亦不可少如子所言止嫌其血太過而成畜積蓋有說焉人之壯盛者氣血必盈故經血盛則溢於絡絡盈則流於奇經而歸於血海血海者衝脈也秦越人二十八難云溝渠滿溢流於深湖人脈隆盛入于八脈而不還高故十二經亦不能拘之此節正是經血盈溢畜積成痰之註脚也女子有餘於血故血海滿必隨月盈虧而漏泄於經外而為月事以時下也若外因六氣所感內情所傷皆能阻閉經脈而成不月之病矣血液類痰滋而流利初停蓄時尚未凝聚故脈應之則滑久之經血枯燥脈又變澀而呈象矣男子雖云有餘於氣不足於血以男女之陰陽根較而言如此此道其常非通論也然當強盛時氣壯血盈如水之洶涌澎湃必潰決以泄其餘來勢稍殺而水得其平人之經血亦然充盈之極絡中亦必有潰裂罅隙滲漏於肌膚分肉之間隨衛氣流轉化汗而泄於外衝陽亦因之而散洩故多汗身寒是無畜積若起居不慎內外一有所傷因而阻逆畜積不流而成痰矣在畜血必流於脇下及少腹者以脇乃肝之經脈所過而絡於少腹故也然身必發熱二處按之腫痛畜之久必發癰毒在下焦尺脈必獨滑盛於他部至潰裂滲漏之言予本之於靈樞百病始生篇云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脈傷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腸胃之絡傷則血溢於腸外故往哲治血溢之證有填補竅穴之說此畜血之原不可不知也或曰滑濇之主痰與食者何也曰食初停物尚濡潤津液未傷因中氣輪轉遲緩內即鬱蒸津液皆凝結似痰故脈滑則中外熱蒸馴至津液枯燥脈即變濇矣與

益數竟不審新病久病有力無力。鼓與不鼓一概混投寒涼。遂絕胃氣。安得不速人於死。虞始天鑿可
不畏哉。故操司命之權者。未可鹵莽從事於斯也。學者當謹識而勸之。

數脈治有難易

又按數脈屬陽。陽宜平而不宜亢。過亢則為害矣。然六部之內。有宜見不宜見之別。宜見治之亦易。不宜
見治之甚難。如始病見數。或浮數有力。是熱在表。散之則已。沉數有力。是熱在裡。降之則愈。治之易也。
病久脈數。或浮數空。或陽浮於上。治當溫補。沉數細澁。陰竭於下。法當滋陰。瘡治為難。心病在寸。見數
獨甚於他部。為心火獨亢。瀉之易已。肺病右寸見數。而過於別部。為火盛克金。治之難瘳。左關數盛。弦
細無力。肝陰虧竭。補陰非易。右關數實。脾胃火烈。清降易已。數虛兼瀉。脾胃陰竭。養陰費力。細數之脈。忌
見兩尺。左尺細數。兼之虛瀉。真陰已竭。治專旺水。遷延時日。治亦無益。右尺浮數。按之細澁。真陰衰竭。
益火之源。新傳已盡。治亦難愈。故胃竭而知其難。又何難哉。在前人謂腎有虛無實。故治有補無瀉。知
柏八味丸是瀉腎之劑也。惟稟陽藏。右尺獨旺而實者。可用之。是瀉其腎中偏旺之氣。非瀉陽之謂也。
滑主血畜須知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滑者陽氣有餘也。滑者陰氣有餘也。陽氣有餘。為身熱無汗。陰氣有餘。為多汗身寒。
此陰陽專指氣血而言

舉要云。滑脈主痰。或傷於食。下為畜血。上為吐逆。慎者據先聖所云。則滑為血盈氣虧。澁為氣旺血衰。由
此而推。滑與澁所主之證。各具有有餘不足也。血固有餘。氣非不足。較之有餘者。似不足耳。蓋血多則
經脈自滿。隧道濡潤。氣益得張。大其勢。如洪水泛溢。舟行湍流。想見其迅疾流利之狀。古人謂滑脈帶
數。以其流行急疾。有類於數。非真數也。故張路玉謂滑脈無無力之象。無虛寒之理。可謂入理深談。無

慎無忽焉。

數脈主寒須知

素問大奇論云脈至如數使人暴驚三四日已。張註云數脈主熱而如數者實非真數之脈蓋以轉數
肝心之火故令暴驚俟三四日而氣衰自愈矣。

仲景云病人脈數數為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為發汗令陽氣微膈氣虛脈乃數也數為客氣不能消
穀以胃中虛冷故痛也則是數有虛寒之一証矣。

或問於予曰數脈息至駛疾舉按有力主剝蝕真陰之實病又安得有所謂數脈主寒之理乎余應之曰
子之所問抑何見之不廣耶夫火乃兩間中陽熾之至大者也一星燎原不可嚮邇固五行之常然而
不失者然抱璞子云南海中蕭邱有寒燭春生秋滅不妨耕織近之則寒豈非熱亦化寒之左驗乎蓋
五行各有五以一行之中皆具五行道家所謂五行顛倒是也此即水中之火以至陽伏於至陰之中
陽為陰鬱雖炎上為陰所化已變易其常性矣故海水鹹而焦苦者亦以陰中伏陽使然也有時海水
溢而沸騰者因水中之火發於下而激起也今夫數脈所主之寒乃陽虛陰盛所生之內寒是虛寒也
與外入之寒邪鬱而成熱為實熱迥不同也若熱邪盛於表裏而脈數者或當升散於表或當清降
於裡不難審證而治治亦易也獨有如數之脈不可不深究其脈症細為體察此即所謂主寒之數脈
也脈來浮數大而無力按之豁然而空微細欲絕經云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陰生於下逼
陽於上虛陽露浮於外面作身熱而赤戴陽於上脈數無神即前所云寒熾是也內真寒而外假熱治
當用參熟附桂并水頤冷服之前人所謂以假對假是也使虛陽斂歸於內而降下症必漸痊假熱之
症脈初起浮緩亦有不數者醫家不識誤用寒涼之劑脈反見數更不省悟寒劑猛進脈反變數益涼

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桂枝湯陽明病脈遲有力汗出不惡寒潮熱後發手足澀然為外欲解可攻其裡大承氣湯

張景岳曰凡人傷寒初解遺熱未清經脈未充胃氣未復脈必遲滑或見遲緩豈可投以溫中而益助餘邪

劉河間曰熱盛自汗吐利痛極則氣液虛損脈亦遲而不能數

盛啓東曰遲而有力且瀯滯舉按皆然胸中飽悶二便閉赤者為實引証以上

慎菴按遲脈屬臍主寒此一定之理乃其常也若論其變又有主熱之證治不可不知如上諸家之論

証是也所以然者以熱邪壅結隧道不利失其常度脈反變遲矣然脈之變遲亦由營氣不足復為熱

傷不能運動熱邪反為所阻輪轉之機即緩慢而行遲營氣為運行之主故脈亦如之治欲攻邪當兼

扶正如張劉二家所言之證是也若長沙所云全是中氣有權足以禦邪不使陷入故作膈痛因拒格

之故營氣不前脈亦見遲仲景全不牽枝帶葉以大小陷胸審微甚而直攻其邪不必顧正攻邪即所

以救正邪去則正自安也陽明第一條云陽明水穀之海氣血俱多一遇邪傳入裡邪熱結聚鬱蒸汗

出謂之熱越熱越者謂邪熱越出於外也若是陽明之邪當解而不解者以微惡寒太陽之表邪尚留

連於經未解故仍用桂枝和營解散其邪復審其脈遲有力陽明燥實結聚之證治而方用大承氣湯

攻下而邪退矣長沙審證用藥之慎重如此總之辨脈必須合證審察庶幾病無遁情若脈遲舉按無

力仍是主寒之遲脈必如盛氏所云舉按皆有力內證胸膈飽悶便閉溺赤方是主熱之遲脈瀯滯正

見熱邪蘊於內致經脈濡滯而行遲也辨析如此了然胸臆又何疑焉第舉世豈乏高明然食古不化

偏執一見妄投溫熱實實坐虛虛入大殃者正復不少也故子諄諄三復於此厥後之學者留心熟玩



卷之四

內傷豈可以其脈浮不審虛實而浪用發表之劑乎。表裡不明則死生繫之矣。學者須詳審慎之無忽。
沉脈主表須知

傷寒論太陽篇云。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少陰病。不發熱。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

張景岳曰。表寒重者。陽氣不能外達。脈必先見沉緊。是沉不可概言裡。

鄒丹源曰。獨是脈浮而偏見裡症。脈沉而獨見表症。惑眩更甚。前人多有舍脈從症之說。然脈浮而議下

者。必參大柴胡脈沉而議下者。必參附子。仍非獨從證也。從脈也。引以上証

慎菴按傷寒。表證也。脈當浮。仲景但言脈緊而不分浮沉者。以人身內氣呼吸開闔。無刻不與天氣相

通。今寒邪初感。在表膚腠鬱閉。衛氣不能通洩於外。則經氣亦滯而不宣。寒性凝斂。驟難化熱。不能

鼓動經氣。脈亦無從效象於浮。故不分言也。緊脈屬陰。性復斂勁。而體本沉下。故不必言沉。而沉自在

也。傷寒初感。脈必見沉緊。理勢然也。舉要云。下手脈沉。便知是氣病在氣鬱。脈即是沉。豈有寒閉腠理

營衛兩鬱。脈有不見沉者乎。此沉脈主裡。而復有時主表之不可不知也。又少陰發熱。脈沉。此標熱本

寒之證。太陽膀胱與少陰腎。相為表裏。在經脈流行之次。是膀胱傳腎。傷寒六經傳次。乃太陽傳陽明

為循經得度傳。今因少陰久虛。真陽衰憊。不能禦寒。外邪乘虛直入於裡。而脈沉。此表傳裡。非兩感也

發熱為標熱。脈沉為本寒。故用麻黃以發太陽之邪。細辛為少陰表劑。以驅在裡之寒。附子用以蒸動

腎氣。溫經而散寒。兼固其本。此沉脈主表。又一明証也。

遲脈主熱須知

傷寒論云。太陽病脈浮。因誤下而變遲。膈內拒痛為結胸。

著聖人原示人周行平夷之道使人易趨反舍之而弗矜後人必欲另闢盤叢別開蹊徑以為高獨取氣口左寸三分中之一分而復側指以取之以手指圓穩故必側取在候寸關尺尚有輕重之分今取人迎一分之脈當重取之耶抑輕取之耶若側指重取是在關上若平取仍在寸脈若二分之脈輕取甚屬微茫其又向何處得其浮沉表裏虛實耶是舍正路而弗由反驅人向羊腸且甚由而行至步蹇而不得進因而歇足者多矣欲指迷而反失道何困苦後人若是耶余雖不敏學訓燮燮但示軒岐而不敢妄宗諸子知我罪我聽之後人而已

六綱領對待主治

浮脈主裡須知

原夫浮脈主表沉主裡乃一定之理而不易者此道其常而不通其變者也若論其變則有時而主裡往詰亦累言之矣人自不察耳予今陳列先哲名言而詳述之

秦越人曰脈浮而有熱者風也脈浮而無熱者虛也若陽虛浮露於外亦必發熱是從表而辨之也 沈氏曰乍病見

浮脈乃傷風邪久病見浮脈虛所為也是從新久辨之也 丹溪曰與人迎相應則風寒在經與氣口

相應則榮血虛損是從上下辨之也 東垣曰浮而弦者風也浮而濇者虛也 鄒丹源曰風寒之浮

盛於關上虛病之浮盛於尺中訓

管窺

愚按諸家之言雖如此然必審其有力無力方為準則浮而有力為風必兼洪數浮而無力為虛則帶濡弱再參合外候庶無遺情至若內虛之證無不兼浮如浮乳失血浮革亡血內傷感冒而見虛浮無力勞瘵陰虛而見浮大兼疾火衰陽虛而見浮緩不鼓久病將傾而見渾渾革至浮大而有力量

者死又如真陰竭於下孤陽浮於上脈必浮大而無力按之微細欲絕者當益火之原如上等證悉屬



為人迎至晉王叔和直以左手關前一分為人迎右手關前一分為氣口後世宗之愚謂昔人所以取人迎氣口者蓋人迎為足陽明胃經受穀氣而養五臟者也氣口為手太陰肺經朝百脈而平權衡者也

靈樞終始篇曰陰者主藏陽者主府陽受氣於四時陰受氣於五藏持其脈口人迎以知陰陽有餘不足

平與不平天道畢矣所謂平人者不病不病者脈口人迎應四時者也上下相應而俱往來也六經之

脈不結動也隨氣流行愚按後人必取法於先聖而後成其學先聖是後人之所師也結動亦集聖經以成其書也人迎氣口軒岐明示於上下而結動必欲合經

附會迷惑後人何離經叛道若是耶以紫虛東垣丹溪之通達亦主其說明是忽視而不深究千慮之一失也此條經文又和盤托出明說上下相應又何疑焉

素問陰陽別論云三陽在頭三陰在手所謂一也王註云胃腕之陽人迎之氣也胃為水穀之海故候其

氣而知病處頭謂人迎手謂氣口氣口在手魚際之後一寸人迎在結喉兩旁一寸五分皆可以候藏

府之氣故言所謂一也其脈之動常左小而右大左小常以候藏脾也右大常以候府胃也

愚按人迎氣口二脈細究兩經篇中往往上下對待而言並無左右之分至晉王叔和脈經悖亂經常

添出蛇足強分左右以人迎牽合左手關前至後崔紫虛不究其源亦主其說直云左為人迎右為氣

口經文俱列在前閱者細玩深思不但無左右之分字訓並無左右之分意義敢問諸先生不遵經而

又宗叔和又何意耶何執流而忘源若是經文不分而後人強欲分之又附會以成其謬原叔和之意

以兩手寸口三部俱是手太陰肺一經之脈肺主皮毛故附於手而主表然參仲景傷寒論凡風寒傷

於營衛病在一身之表無關於藏府者皆統寸口三部而診未嘗分左右與寸尺也惟審裡之虛實分

分診於寸關尺也況左寸手少陰心脈與表何涉乎且表有三陽之表在人迎單主陽明之表不與太

少二經之表聖法井然何容牽合致使千古是非不明誠軒岐之罪人也人在人迎診於項本彰明而昭



脈道沉下。故必推筋至骨。重取方得。隧道本自平坦。因肌肉豐厚。則脈自沉下。非隧道有所微昂也。况此沉下豐厚之處。左取腎膀胱小腸三經之脈。右取腎命門三焦大腸之脈。能不模糊。指下貽誤。緩學也。故予謂氣盛淺露之區。經絡交互之地。反專候臆氣。而略府必欲以此深厚沉下模糊處。而候三經之脈。其不為脈候者幾希矣。諸先生者。予所景仰。而嚮往者。讀其書。而私淑之久矣。獨此一端。不能不致疑於諸先生。同聲附和於滑氏也。况諸先生之論。皆泛而不切。而無實據。反不若王公從絡而定。近理而有據也。今予閱歷有年矣。皆從古診法。合證施治。皆驗。有驗即有是理。自不訛也。故吾用吾愚。不能從諸先生。而阿私所好也。若存疑一則。就正寓內君子。倘能大破藩籬。進而教我。是予之幸也。而有厚望焉。

訂人迎氣口分左右牽合之失

靈樞五色篇曰。人迎氣口。大緊以浮者。其病亦甚在外。其脈口浮滑者。病日進。人迎沉而滑者。病日損。其脈口滑以沉者。病日進。在內。脈口氣口俱是寸口。別名兩經。常互稱之前四卷中。余已引內經張註以名之矣。見釋寸口。

又曰。人迎盛堅者。傷於寒。氣口盛堅者。傷於食。余按東垣左人迎主表。右氣口主裏。宗此但分左右者。皆叔和并失經旨。矣。以經文未嘗分左右者。皆

後人牽合之誤。余又何敢輕議先哲。但經文具在。請細究之。方曉余說之不安也。

靈樞禁服篇曰。寸口主中。人迎主外。兩者相應。俱往來。若引繩大小齊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氣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引繩齊等。引長也。伸也。此喻此下齊等。猶巧者砌牆。必掛線。捉住上下相等。不令參差之意。閱此條經文。人迎於頭氣口於手。上下之義。朗如誰照。又何庸置喙也。

靈樞四時篇曰。持氣口人迎以視其脈。堅且盛且滑者。病日進。脈軟者。病將下。諸經實者。病三日已。氣口

候陰。候人迎候陽也。按素問六節藏象論。靈樞經脈篇。兩經俱以人迎氣口上下對待而言。並未嘗分屬左右者。

素問病能篇曰。人迎者胃脈也。旺而八。缺盈故云。滑伯仁難經本義云。寸口人迎古法。以俠喉兩傍動脈

日診。管窺附錄

陰府所注不得於上焦清揚之藏同列診於兩寸而必欲抑之強附於尺耶蓋胃為一大府十二經之所稟氣為清濁升降之樞機其遊溢之精氣上輸於肺從清道歸於經隧營運於中皆清氣也故經曰清者為營其濁陰之氣歸於府是即傳道化物之降氣皆隨大小便降泄從二陰出於下於經中流行之清氣各行其道涇渭自分經云清陽出上竅濁陰歸六府清升濁降乃天然之妙况濁陰下降而行於腹內上下有重重膈膜遮蔽不使相犯清陽上升而行於經隧中內外有層層肌肉護衛不容侵入若山重水複之障隔兩不相干有何相混喻氏不以氣之清濁而論脈反以臟府之清濁分置脈位其見亦左矣且十二經之流行於上下始於肺終於肝而復始於肺晝夜五十度周於身莫不由此手太陰一經同條共貫循環無端在十二經流之次自肺傳大腸胃脾心小腸膀胱腎包絡三焦肝胆三焦傳於肺以次遞傳命門命門之氣復流注於肺即為肺經之氣自肺傳大腸即為大腸之氣諸經之傳注莫不皆然所謂隨地而易名者此也經氣所至藏氣即內應於外病亦顯呈於指下聲應氣求自然之理合症而斷病則表裏虛實莫不了了觀臟府流行之經氣皆表裏相承一氣流行即此可証經脈相接絡脈互文表裏合一當分診於寸而無疑矣喻氏穎鋒犀利信筆縱談不顧天荒地老為此鑿空之論以疑悞後人耶且肺與大腸表裡相傳其經脈交會皆在兩手大指之端自外側手太陰肺少商穴接乎手陽明大腸商陽穴而下表裡交相絡也心與小腸表裡相傳其經脈交會皆在兩手小指之端自內側手少陰心少衝穴接乎手太陽少陽少澤穴而下表裡交相絡也經絡俱於此文會則經氣亦莫盛於此二府反不診於寸而候於尺此理之不可解而不能無疑也曷不觀之水會分流之處其勢較之上流更為緊急者以其聚於斯氣必盛於此故也脉之流行猶夫水也性亦同然且寸脈居於魚後肌膚淺薄脈易呈形下指即得是以難經有三菽六菽下取輕取重取之文尺居關後肌肉隆起

存疑

王氏脈經云：心部在左手關前是也。與手太陽為表裏，以小腸合為府，合於上焦。肺部在右關前寸口是也。與手陽明為表裏，以大腸合為府，合於上焦。

脈訣云：心與小腸居左寸，肺與大腸居右寸。翻

慎菴按脈訣為高陽生假託王叔和而成是書，其中悖謬者不一而足。戴氏已刊正其失矣。然其臟腑分寸關尺悉本之於王氏脈經云：在王氏乃從經脈相接絡脈互交表裏合一處而以大小腸為病所寸與心肺同其診。後人咸宗之，自晉及今，千有餘年矣，並無他議。自滑氏釋內經以大小腸處於腹中二陰之病，有關於膀胱大小腸者，於後人得憑診而主其病，並未嘗指定二腑當附診於尺寸之語。即要一書專論切診者，其左右手配合臟腑部位悉遵脈經大小腸分隸於兩寸，並無附診於尺寸之語。即汪氏註稱其千古隻眼之句，亦稱其二府下焦之病可憑診於尺，非有他指。在吳氏脈語中亦謂王氏從絡大小腸附診於二寸，為有本復引經以證，為不悖於古人攷之明季以前諸名家皆從古診法，何以後諸家忽創言當附診於尺耶。實滑氏之言有以啟之也。士生於千百年之後，而欲翻千百年人皆信從之成案，而使信從於己以標新，誰其信之。余未學，何敢輕議先輩，然不能無疑，請得而陳之。蓋天地以陰陽升降而成晝夜五行迭運而成歲時者，皆一氣流行所致也。人身一小天地，十二經脈，十五經絡，二十七氣，相隨上下，運行不息，而形體得以常存者，亦藉此一氣流行而無間也。雖有二十七氣之分，原不過一氣流行所化，隨地而異名者也是以經脈流通必由乎氣。肺主諸氣而朝百脈，故十二經之氣皆會聚於此，然後分布於諸經。經氣所至，臟氣亦至，故十二經之邪正虛實莫不以手太陽一經統候之。蓋此所候者是候臟府之氣，非候臟府之體也。而西昌喻氏又何得以大小腸府體居下為